

外国抒情小说宝库

都会的忧郁

白嗣宏主编



(皖)新登字04号

都会的忧郁 (外国抒情小说宝库)

责任编辑: 江奇勇 装帧设计: 陶雪华

出版: 安徽文艺出版社 (合肥金寨路383号) 邮政编码: 230063

发行: 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刷: 和县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625

插页: 4

字数: 350,000

版次: 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0001—20000

标准书号: ISBN 7-5396-0794-7/I·714

定价: 7.8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外国抒情小说宝库

出版说明

八十年代我社曾出版过一套颇有影响的《外国抒情小说选集》，共收抒情小说百余篇，七百万言，印行几十万册，很受读者欢迎。为满足广大读者对读书品位和趣向的追求，我们在“选集”的基础上精选五十余篇具有独特魅力的抒情小说名作，编成一套《外国抒情小说宝库》，奉献给广大读者。愿读者朋友遨游于这片名著天地、徜徉于这一抒情世界时，会情不自禁地喜爱我们的礼物。

安徽文艺出版社

目 次

废物小传

……………〔德国〕艾兴多夫著 潘子立译 (1)

妖 怪

……………〔苏联〕雷特海鸟著 白嗣宏译 (77)

库普林小说二篇

阿列霞……………蓝英年译 (167)

圆舞曲……………白嗣宏译 (245)

都会的忧郁

……………〔日本〕佐藤春夫著 梁传宝译 (251)

鸢之死

…〔意大利〕维尔加著 马恒芸 云 霄译 (351)

废物小传

〔德国〕艾兴多夫著

潘子立译

译者按：约瑟夫·冯·艾兴多夫(1788—1857)

是十九世纪德国著名的浪漫派诗人。他出身贵族，早年
在海德堡、柏林、维也纳等地攻读法律。一八一三年，
他志愿参军，投入反拿破仑的自由解放战争，这个时期，
他写过一些爱国主义诗篇。一八一七年起在普鲁士政府
任职，晚年担任有关天主教事务的政府顾问，思想趋向消
极、保守。

艾兴多夫的抒情诗的主要特色是单纯与近于民歌风
格。他以乐观爽朗的调子歌颂德国美丽的大自然，在他
的笔下，高山、森林、原野、溪涧无不显得亲切而充满
生机。他的一些诗篇由舒曼、沃尔夫等著名音乐家谱成
歌曲，广为流传。

除了诗歌，艾兴多夫也创作小说。发表于一八一五
年的长篇小说《预感与现代》实际上是他的青年时代生
活的写照。艾兴多夫基本上是以抒情诗人的笔来写小说
的，他的小说有《大理石像》(1818)、《飘洋过海》(1835)、
《追求幸福的人们》(1841)等，《废物小传》是他的代
表作。

《废物小传》作于一八二六年，描写一个有音乐才能、不随俗沉浮的青年的一段富于浪漫色彩的经历。书中主人公鄙薄世人的孜孜为利，世人视他如“废物”。他热爱自然，喜好旅行，性格爽朗，无忧无虑。经过一番远游和在远方徒然的寻求，他又回到曾一度在那里当过园丁和税务官的伯爵府第，终于在这里得到自己心爱的女子，故事的结尾是两对情人结成眷属。小说借“废物”的眼光触及当时德国的若干庸俗现象。乐天的主人公在一时失意之下的感叹颇能代表当时的一种不愿与世浮沉的人的心情：“每个人在地球上都有安身立命之地，有他的温暖的炉子，他的一杯咖啡，他的女人，晚上喝杯葡萄酒，于是乎心满意足了……可是没有哪个地方适合我。好象无论在哪里，我都来得太晚，好象全世界根本不曾想到有我这个人。”

这个中篇作品的基调是明快、轻松的，情节也颇生动有趣，对大自然作了优美动人的描写，自问世以来，一个半世纪的长时间里，一直是德国人喜爱的读物，并对后世一些著名德语作家发生过较大的影响。

第 一 章

父亲磨坊的水车轮又欢快地嘎吱嘎吱响起来，泡沫飞溅。屋顶的雪水不停地往下滴，小麻雀叽叽喳喳，欢蹦乱跳；我坐在门槛上揉揉眼睛，醒醒神；在温暖的阳光下，感到十分舒服。父亲天蒙蒙亮就在磨坊忙活儿，这时他头上歪戴睡帽，走出磨坊，对我说：“你这个废物，又在晒太阳，伸懒腰了，什么活儿都我一人干。我可不能再把你养在家里。春天就要到了，你也该去世界上自己挣口饭吃。”

“好吧，”我说，“既然我是个废物，那好，我就到世界上自己去寻找幸福吧。”其实这正合我心意，因为不久前我忽然灵

机一动，想出门去旅行。秋季、冬季，我听见黄道眉在我家窗前忧郁地唱着：农夫，租下我，农夫，租下我！现在它又骄傲而欢乐地在枝头呼唤：农夫，莫忘耕耘！

我于是进屋，取下挂在墙上的提琴，提琴我已拉得相当不错，父亲又给我点钱作旅费，我便闲逛出村。当我看见我所有的旧相识、老伙伴在左右两边，象昨天、前天和每天一样去干活，挖沟，犁地，而我却自由自在，漫步走向远方，心中暗自颇感愉快。我得意洋洋地向四面八方，向这些可怜的人们大声告别，但没有人理睬我。我心情极好。终于踏上广阔的原野，便取出心爱的小提琴，一边沿公路向前迈进，一边自拉自唱：

上帝要赐予谁恩惠，
就会把他送进广阔世界，
青山，绿野，森林，小溪，
处处向他显示奇迹。

懒人不可能容光焕发，
即使面对灿烂的朝霞，
他们只知道养儿育女，
为衣食温饱奔波忧虑。

溪涧奔流下山岗，
云雀鸣啭在天上，
我怎能不引吭高歌，
和他们同声欢唱？
我把一切托付给上帝，
云雀、森林、田野、小溪，
都会同天地一样久长，
我的事他也会安排妥当！

我身后一辆豪华的旅行马车离我很近，兴许已在我身后驶了一段时间，因为我心中充满歌声，这时才看见。车行缓慢，两位高贵的女士从车上探出头来，听我歌唱。其中一位比另一位年轻，更是标致。不过说老实话，这两人我都喜爱。我不再唱了，年长的那位叫我停步，极亲切地对我说：“哎，快乐的小伙子，你唱得满不错啊。”

我连忙回答：“回禀夫人，我还会很多好听得多的歌曲哩。”

她又问我：“大清早你要上哪儿去啊？”

我自己也不知道上哪儿，心里羞愧，便随口胡诌一句：“去维也纳”；她们俩就用我听不懂的外国话交谈起来。年轻的那个几次摇头，另一位却笑个不停，终于向我喊道：“你从后面跳上车吧，我们也去维也纳。”我心里简直乐开了花！我鞠了一躬，一跃上车，坐在车后。马车夫鞭子甩得噼里啪啦响，我们在亮闪闪的大路上飞驰，耳边风声飒飒。

村庄、花园和教堂钟塔在我身后沉没，新的村庄、宫殿、山峦在我眼前升起；脚下，种籽、树丛和草地，色彩缤纷，疾驰而过；头上，无数云雀鸣啭在清澈蔚蓝的晴空。我没好意思大声呼喊，但我的心灵深处在欢呼，我在马车的踏板上手舞足蹈，腋下夹着的小提琴险些弄丢了。太阳愈来愈高，地平线一带浮起洁白厚重的晌午的云。在空中，在广阔的地面，在麦浪微漾的田野之上，一切都变得虚空，沉闷而寂静，这时我忽然又想起我的村庄，我的父亲和我家的磨坊，想起那绿荫下，池塘边，多么清凉宜人，而现在这一切都已在我身后很远很远的地方。想到这里，我的心情很是奇特，巴不得又转回去；我把小提琴塞在外衣和背心之间，满腹心事，在车上坐下，居然睡着了。

我又睁开眼睛的时候，马车静静地停在高高的菩提树下。菩提树后，一条宽阔的石阶从两行圆柱中间通向一座豪华的宫殿。透过林木的枝叶我从侧面瞥见维也纳的塔楼。女士们似乎早已下车，马匹早已松套。我忽然发现自己孤零零的呆着，十分惶恐，

赶忙下车，奔进宫殿，这时我听见上面窗户里传出笑声。

走进宫殿，我感觉很怪。首先，当我在宽敞凉爽的前厅环顾四周的时候，有人用手杖敲我的肩膀。我迅速转过身子，一个魁梧的先生，身穿大礼服，宽阔的绣金丝绸肩带垂挂到臀部，手里提着一支上端镀银的手杖，脸上配着一只格外长的勾鼻子，神气十足，象一只雄火鸡，问我在这里干什么。我十分诧异，又惊奇又害怕，竟至说不出话。这当儿，许多仆役上来下去，他们全都一声不吭，只是从头到脚不住地打量我。后来有个使女（我后来听说她是使女）径直向我走来，说我是个可爱的年轻人，夫人让问一问，我是否愿意留下来给园丁当个助手？

我把手伸进背心一摸，天啊，我那点儿钱不见了，一定是在马车上高兴得手舞足蹈的时候给弄丢的。我一无所有，只会拉提琴。那位拿着手杖的先生从我身旁走过时对我说，就连这个也不值一个大钱。我心里害怕，便对使女应了声：“愿意”，依旧不停地斜眼象钟楼上的钟摆不停地在大厅走来走去的那个人，他的形象让人看着很不舒服，这时他又大大咧咧地从阴暗角落钻出来，令人害怕。园丁终于来了，嘴里唧唧喳喳，大约是在抱怨使女和乡巴佬吧。他领我去花园，一路上对我讲了一大篇劝戒的话：我得头脑清醒，手脚勤快，不要在世界到处流浪，别搞挣不了钱的艺术和没用玩艺儿，照这样下去，日子长了，我兴许能挣个什么身分。还有更多的美妙的，好心的，有益的教训，我听过了，也差不多统统忘光了。我自己根本不明白到底怎么上这儿来的，我只是遇事便对所有人说：“是”。我好比一只鸟儿淋湿了翅膀。谢天谢地，我总算有口饭吃了。……

在花园里，日子过得很好，天天热饭热菜吃个够，我挣的钱除了喝酒，还有富余，只是要干的活相当不少。亭榭，绿荫，优美葱绿的小路，一切我都颇感惬意，倘若我能在园中悠然漫步，象天天前来花园的先生们、女士们一样高谈阔论，那该多好。园丁一走开，只剩我一人，我便掏出短烟斗，坐下来想，如果我是

骑士，要同带我来这个宫殿的那位年轻美貌的小姐在花园里散步、谈心，我该说些什么彬彬有礼的漂亮词令。遇到闷热的下午，四外寂寂无声，只听见蜜蜂在嗡嗡叫，我就躺下，仰望头上的白云朝我的村庄飘飞而去，看花草随风摇曳，心里想着那位美人儿，这时常常出现这种情景：美人儿带着吉他或一本书当真远远地穿过花园走来，那么娴静，典雅，亲切，宛然一位天使，以致我无法断定自己究竟是在做梦，还是醒着。

有一次我走过园中小屋去干活，一边唱道：

无论我走到哪里，
在原野、山谷和森林，
从高山眺望蓝天，
美丽高贵的人儿，
我向你祝福、致意。

我从昏暗凉爽的小屋，透过半开半闭的百叶窗和窗旁的花卉，看见一双眼睛，美丽，年轻，活泼爽朗，闪耀光芒。我大吃一惊，这支歌没唱完，连看也不敢向左右看上一眼，就赶紧干活儿去了。

那天恰好是星期六，晚上，我拿着小提琴站在花园屋里窗边，翌日是星期天，我心里很高兴。忽然使女从暮色中悄悄走来。“这是美丽温柔的小姐送给你的，你要为她的健康干杯。祝你晚安！”说着，她把一瓶葡萄酒放在窗台上，随即象一条蜥蜴又消失在鲜花和荆棘丛中。

面对这瓶奇妙的葡萄酒，我又站了很长时间，不明白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如果说从前我曾经快乐地拨动琴弦，那么现在我才真正在演奏、在歌唱，我唱完那首歌唱美人儿的歌，又把我会唱的歌统统唱一遍，唱到户外的夜莺全都醒来，唱到月亮和星星在花园上空久久照临。啊，这真是一个美夜良宵！

摇篮中的婴儿，谁也无法预言他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瞎猫有时也会碰着死耗子；谁最后笑，笑得最畅快；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第二天我又抽着短烟斗坐在花园里这么沉思冥想，这时候我把自己从上到下细细端详一番，觉得自己其实是个地地道道的穷光蛋！

从此我一改平素的习惯，天天在园丁和其他工人还在酣睡的时候很早就起床。清晨的花园美妙无比。鲜花，喷泉，一丛丛玫瑰，整座花园，被旭日照耀得光彩夺目，宛如纯金和宝石。而在高高的山毛榉林荫道上，还是那么寂静，清凉和肃穆，就象在教堂里一般，只有小鸟在扑打翅膀，在沙地上啄食。紧靠宫殿墙根，正好在美人儿的卧室窗下，有一丛盛开的花丛。晨光曦微的黎明时分，我总到那里去，躲在树枝后面往窗户里观望，因为我没有勇气公然露面。从此，我总能见到美人儿身子还热乎，睡意未全消，穿着雪白的衣裳走到敞开的窗前。她一会儿编她那一头深褐色的发丝，秀美活泼的眼睛俯视树丛与花园，一会儿弯腰捆扎窗户台上的鲜花，或用洁白的手臂抱着吉他，自弹自唱，美妙的歌声在花园上空回荡，直到今天，想起她唱过的歌，我就悲伤得心如刀绞——啊，这一切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这样大约过了一个多星期。有一次，她恰好又站在窗前，四外静悄悄，不料一只该死的苍蝇飞进我的鼻孔，害得我一连打好几十个响喷嚏。姑娘探出头到窗外察看究竟，发现我这个可怜虫躲在树丛后面窥视。此后好几天我没好意思再去那里。

我终于鼓起勇气又去一次，但这回窗户紧闭，我在矮树丛后面坐等四、五个早晨，她就是不到窗边来。我度日如年，便打定主意，天天早晨沿宫殿墙根在所有窗外下边转悠。可是美人儿始终不露一面。后来总见另一位女子隔着稍远一段距离站在窗边。我从未这么真切地看见过她。她看去委实红润、丰满，恰到好处，又极美艳、高傲，宛如一株郁金香。每次见她，我都向她深深鞠躬致意，我不能说旁的話，她都颌首致谢，还彬彬有礼地眨眨眼睛。只有一次，我以为见到了那位美人儿站在她的窗畔，躲在窗帘后面偷偷向外窥视。……

许多天过去了，我一直没见到她。她不再到花园来，不再走近窗前。园丁骂我懒惰，我心中懊恼，每当我了望上帝的广阔世界，总觉得自己的鼻子尖在碍事。

一个星期天下午，我躺在花园里，望着我的烟斗吐出的蓝色烟雾，心里懊恼自己没学别的手艺，不然的话，至少明天也能过个痛快的星期一。别的小伙子都已打扮得整整齐齐，到附近的郊区舞厅跳舞去了。暖风中，一切都披上节日盛装，在明亮的房舍和行吟歌者手摇风琴之间来回游荡。可我却呆在花园，象一只鹭鸶在寂寞的池塘的芦苇里，在系在岸边的小船上晃荡，此时花园上空传来城里晚祷的钟声，水上的天鹅悠然在我身旁飞来飞去。我心里难过极了。……

这时忽听远处传来笑语喧哗，声音越来越近，接着，绿树丛中闪过红白头巾、帽子和帽羽，突然间，一小群服饰鲜明的青年先生和仕女从宫殿穿过草地径直朝我走来，我那两位女子也在他们中间。我站起身，正要走开，那位年长些的美人看见了我。“啊，太巧了，”她冲我笑着喊道，“你把我们划到池塘对岸去吧！”女士们一个接着一个小心翼翼，担惊受怕地上了小船，先生们拉她们一把，稍稍有点炫耀自己在水上的勇敢精神。待到妇女们全都在两侧椅子上坐定，我便撑船离岸。一个年轻的先生站在船头，开始摇晃起来，别人几乎难以察觉是他在摇晃。这么一来，女士们惊恐地东张西望，有几个还尖叫起来。那个美人儿手里拿着一朵百合花坐在船舷旁，静静地含笑俯望百合拂着明净的水波，于是在映入水中的云影和树影之间，又能见到她整个的身影，象天使轻盈地飞过蓝蓝的深深的天际。

我正望着她出神，两位女士中那一位快乐的胖胖的女士忽然心血来潮，要我一边行船，一边唱支歌。坐在她身旁的一个鼻梁上架一副眼镜，样子很清秀的青年先生立刻向她掉过头来。温情地吻她的手说：“这主意太妙了，我感谢您！在广阔的原野和森林，一支民歌从老百姓口里唱出来，这本身就是阿尔卑斯山上的

阿尔卑斯玫瑰，是民族的灵魂的灵魂，魔笛^①只是植物标本罢了。”但我说，对这些先生们、女士们来说，美妙无比的歌曲，我一首也唱不来。一直到现在，我根本没察觉那个俏皮的使女就站在我身边，手里提着满满一篮子杯子、瓶子。这时她开腔了：“你不是会唱一首歌唱美人儿的很好听的歌吗？”“是啊，是啊，你尽管放胆唱吧”，胖女士马上又大声喊起来。我的脸涨得通红。美人儿忽然从水面举起目光向我凝望，使我心荡神驰。我略一思索，鼓起勇气，纵情歌唱：

无论我走到哪里，
在原野、山谷和森林，
从山上到溪边草地，
美丽高尚的人啊，
我向你祝福、致意。

在我可爱的花园，
有许多美丽的花朵，
我编织一个个花环，
把千百重思念和问候
编织进花环里头。

我不能送她花环，
她过于美丽高贵，
花儿终究要枯萎，
纯洁真挚的爱情，
永远留在我心里。

① 这里指德国浪漫派诗人克莱门斯·布伦塔诺(1778—1842)与阿西姆·冯·阿尼姆出版的德国中世纪民歌集《少年魔笛》。

表面上我无忧无虑，
成天价忙来忙去，
即使心儿要破碎，
依然歌唱和挖土，
不久就要挖自己的坟墓。

我们靠岸，先生们女士们——离船上岸，我发现在我唱歌的时候，许多青年先生在女士们跟前用狡黠的表情和耳语嘲笑我。那位戴眼镜的先生要离开的时候握住我的手和我说话，我甚至不明白他说些什么。年长的那位女士很亲切地望着我。美人儿在我歌唱的时候垂上眼睛，现在她也走了，一句话也没说。我还没唱完歌，已经泪水盈眶，又羞愧又痛苦，这支歌快把我的心撕碎了，现在这一切猛然闯进我的脑海：她是那么美丽，我是这么贫穷，遭人嘲弄，被人遗弃。当他们统统消失在树丛后面，我再也忍不住，便扑到草上悲伤哭泣。

第 二 章

主人的花园紧靠大路，中间只隔一道花园高墙。那里有一所税务官住的红瓦屋顶小房子，很干净，屋后有一片用杂色篱笆围起来的小花园。宫殿花园的围墙有一处缺口，正好和这小花园树荫最浓密、最隐蔽的一隅相连。住在这屋子里的税务官才死不久。一天清早，我还睡得正香，宫殿的文书来喊我，要我火速去见王室领地的总管。我急忙穿好衣服，跟随快乐的文书走去。一路上文书这儿摘朵花，那儿摘朵花，别在衣服上，一会儿装模作样地在空中挥舞他那根散步用的手杖，喋喋不休地向我唠叨种种消息，可我一句也没听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因为我睡意未消，眼睛和耳朵都不怎么灵敏。当我走进办公室，天还没大亮，总管面前有一只很大的墨水瓶，一大堆文件、书籍和一根漂亮的假发

辨，象是猫头鹰出了窝。他抬头看见我，开口说道：“你叫什么名字？什么地方人？会写会读会算吗？”我作了肯定的答复，他接着说：“喏，夫人考虑到你的优异表现和特殊功绩，让你补上税务官的空缺。”我在心里很快把自己到目前为止的举止行为想了一遍，不得不承认我自己最后发现总管言之有理。没等我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已经真的当上税务官了。

我马上迁进新居，迅速布置就绪。我还发现已故税务官留给他的续任人的几件物品，其中有一件漂亮的带黄点的红睡衣、绿拖鞋、一顶睡帽和几支长管烟斗。我早就想搞到这些东西。在家里，我总看见牧师转悠来转悠去，挺惬意的。所以我就整天（反正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穿着睡衣，戴着睡帽，坐在屋前小板凳上用已故税务官留下的长烟斗抽烟叶，看大路上乘车的、骑马的、徒步的人们来来往往。我总盼望有几个我村里的人由此经过，看见我这副模样，从前他们总说我这辈子不会有什么出息。这身睡衣我穿着很好看，所有这一切都十分合我的意。就这样，我坐在那里反复想了许多事情，想到万事开头如何难，小康生活确实还是挺舒服的。我暗下决心，从今以后不再旅行了，我也象别人那样存钱，日子长了，准能在世上干出点儿名堂。在此期间，我并未因为这些决心、担忧和忙碌的事情而忘掉那美人儿。

在我的小花园里，我一见土豆和别的蔬菜，就统统扔出去，整个花园我都种上名贵的花卉。自从我住到这里，长着大弯勾鼻子的宫殿看门人常来找我，成了我的亲密朋友。他冷眼旁观，对我这番举动颇不以为然，以为我被突如其来的幸福弄得神经错乱了。我丝毫没有为此感到不安。我听见主人花园里离我不远的地方，有柔细的声音在说话，虽然浓密的树丛使我无法看见任何一个人，但我以为听见了、认出了我那美人儿的声音。于是我天天采摘我自己种的一束最美丽的鲜花，每天晚上天一黑便穿墙而过，把花束放在绿荫下的一张石桌上；每当我晚上送去一束新的花，石桌上前一天的一束已被取走。

一天晚上，主人骑马打猎去了，太阳刚刚下山，夕晖洒遍整个原野，多瑙河似流金、似火焰，瑰丽雄奇，蜿蜒流向远方，从群山直至平原腹地，响彻葡萄种植者的歌声和喝采声。我和看门人坐在我房前小凳上，在温和的空气中，为快乐的一天在我们面前慢慢变暗、消逝而感到高兴。这时忽然远处传来隐隐约约的猎人归来的狩猎号角声，在对峙的群山中不时激起亲切的应和。我心里很快活，跳起来向空中欣喜若狂地高声呼喊：“不，高尚的狩猎，我要干的就是这一行！”可是看门人平静地敲掉烟灰，说：“你只是这么想象罢了。这活儿我可干过，一双鞋跑几趟就完了，挣的这点钱还不够买鞋穿，脚丫子老是湿的，一得了伤风咳嗽就不爱好。”

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我忽然莫名其妙恼怒得浑身发抖。一下子，这个汉子连同他那难看的大衣，他那双脚丫子，他的鼻烟、大鼻子，统统令人讨厌。我怒不可遏，一把抓着他的前胸说：“看门的，你现在就给我滚回家去，不然我就狠狠揍你一顿！”听了这话，看门人突然记起，原来他就认为我神经不正常。他担忧地看看我，心里暗自害怕，二话不说就从我身边走开。一边迈开大步，一边不住地偷偷看我一眼，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宫殿，报告说我确实确实是疯了。

我不由得放声大笑，甩掉这个绝顶聪明的伙计，心里很高兴，因为这时正是往常我把鲜花放到绿荫里去的钟点。今天我又敏捷地跳过围墙，往石桌走去，正在这时，却听见不远处传来马蹄声。我已来不及躲避，因为我那美人儿已经骑马沿林荫道慢慢过来了。她身穿绿色狩猎服，帽上的羽饰点头似地摆动。她似乎陷入沉思。在愈来愈近的山林狩猎号角声中，在变幻不定的夕晖中，她出现在高高的林木之下。我的心情只能同从前在我父亲的旧书里读到美丽的马格洛内的时候完全一样，——我无法离开原地一步。她突然发现我，大吃一惊。不由得停下不动了。我又害怕，又非常高兴，心儿猛跳，如醉如痴。我看见她胸前插的确实是我昨天采

摘的鲜花，再也克制不住，便胡说八道开了：“最美丽的小姐：请接受我这束鲜花，请接受我花园里所有的花朵和我所有的一切。啊我愿能为您赴汤蹈火！”

起初她望着我，神情严肃，象在生气，我从脊梁骨一下子凉到大腿，后来在我说话的时候，她低低地垂下眼睛。树丛中刚刚传过来几个人骑马和说话的声音，她飞快从我手中拿走花束，一句话也没说，很快便消失在连环拱廊的另一端。

自从这天晚上起，我失去了宁静的心境。往年快到开春的时候，我总有一种又不安又快活的心情，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仿佛前面等待我的，是巨大的幸福或什么非同寻常的事情。尤其令人厌烦的是帐老也算不完。每当阳光透过窗前的栗树呈现金黄而微绿的颜色，投到数目字上，从运输到帐簿，每页合计总数加来加去，我心里总浮现出非常奇特的想法，结果往往弄乱了脑子，当真数不到三了。我总觉得8象我那位戴着宽宽的头饰、束紧腰身的胖女士，凶相毕露的7总象永远指向后面的路标或绞架。最有趣的还是9，稍不留神，它就常变成6在我眼前快活地倒立，而2却象问号狡黠地窥视，似在问我：你这可怜的0，到头来你算老几？要是没有那苗条的1和其他数字，你永远只是零！

在房门外坐着也不再能使我感到愉快。为了舒服一点，我搬出一只小板凳，脚踩在上面，修补一顶税务官的旧遮阳伞，让它象中国园林中的亭子一样为我遮挡阳光。但这也无济于事。我感到老是坐着抽烟、沉思默想，仿佛因为百无聊赖，双腿渐渐越长越长，由于无所事事，鼻子还在生长，如果我一连几个小时老是在看自己的鼻子尖的话。有时在破晓之前，特别加班邮政马车经过这里，我睡意朦胧跑到空气清冽的户外，晨光熹微中只见一对眼睛闪闪发亮，清秀的脸庞好奇地探出车外，友善地问我一声早晨好，而周围村庄公鸡的打鸣声那么清新，越过如微波起伏的庄稼地传送过来，几只醒得太早的云雀已在晨空狭长的云彩间高高飞翔。邮政马车夫拿起他的邮号车角，一边赶马车，一边吹啊吹啊